

·雁郊原乡·

红薯饭

■陆亚利

红薯在五谷杂粮里最贱,对土质肥料要求不高,产量却很高。春月里无根扦插,极少病虫害,只要不干坏,秋月里必有好收成。

老家有三种红薯,各有千秋。白心红薯,绿藤绿色大尖叶,皮浅黄,生薯质纯白。淀粉低,糖分高,生吃微甜,熟后淡黄,口感甜。黄心红薯,紫红藤紫绿小尖叶,皮紫红,生薯质奶白,淀粉高,糖分低,不宜生吃,熟吃粘实噎喉。蓝心红薯,紫绿藤蓝脉大圆绿叶,生薯质浅蓝,熟薯紫蓝微甜。

秋后,每家挖回的红薯,有几百上千斤,带泥铺放在杂房地面。晾干水汽,摘掉藤根,留存周正的,残次的作猪食。一部分挑到加工厂磨成薯渣,回来榨滤淀粉。晒干的淀粉调成糊,可烫熟做成薯粉条或摊成荷折皮。余下的码进地窖,储作杂粮,可吃到次年开春之后。

刚挖的白心红薯,并不太甜,生吃不过图个新鲜。贮存一段时间,红薯表面起了皱纹,生吃便会甜一些。吃多吃腻了,只有做事劳累肚子饿了,吃饭还早时,才会削个生红薯,暂且顶住饥肠辘辘。黄心、蓝心红薯不甜,一般不生吃。那时,小学初中学校没有条件办食堂,我们上学时,要么带个煨红薯,要么带个生白心红薯,当午饭吃。

生切红薯小片,晒成红薯米,像裁缝用剩的划粉,附着些粉末,没有一丝甜味。干吃无味,常凑合白米煮红薯米饭。红薯蒸熟切条,晒出牛筋薯,像果脯一般,甜而有嚼劲。打霜的秋阳天,刮几场红薯片,收藏到年边,剪成菱形,炒制成红薯片,为过年的当家换杂(零食)。

那时人多田多,粮食产量不高,多数农家主粮不够吃。缺粮户的女主人,能省则省,常用杂粮红薯替代主食。乡里有个民谣,“早上圆猪圆羊,中午芝麻裹糖,晚上吹吹打打”,调侃饭不够吃,红薯当餐。

第一句,说的是吃蒸红薯当早餐,长圆的红薯像整只微缩的猪羊。第二句,说的是中饭吃加红薯煮的米饭,饭粒太少,如配料芝麻一样,粘附在红薯块、红薯丝、红薯米上。第三句,说的是吃煨红薯当晚餐,从灶灰里扒出的红薯有点烫,一边用嘴吹冷,一边在左右手掌里交替腾挪,迅速拍打灰烬。

民谣流传甚广,妇孺皆知,将生活的艰苦幽默成诗意奢华,同时也概括了红薯的多种吃法。

蒸红薯老家乡语叫“圻红薯”,多是作早餐吃。洗净的红薯叠进鼎锅,加小半锅水,慢火蒸煮。红薯熟透,鼎锅底会积存一层粘稠的糖汁,饴糖似的甜,常由我独霸独享。母亲巴不得我多吃红薯,笑着说:“你箇徕几,口就是金贵,爱贪甜咯!”

红薯煮着吃,要削皮滚刀切成段,加少许猪油和盐,再撒点葱花。甜咸混杂的味道,我一向不太喜欢。家里有时每天都煮一锅红薯,我口腻心烦,每次碗里都要剩下一两块红薯和小半碗汤。父亲爱惜五谷粮食,一点也不嫌弃,把我剩下的红薯和汤吃完。

红薯煨着吃,无需专门生火。母亲每天早晚煮消,多会在大灶灰里放进几个红薯。红薯煨熟,扒拉到灶口,外皮略焦,散发出淡淡的甜香。父亲出早工时,选一个煨红薯,拍落灰烬,剥开焦皮,吃得有滋有味。我若来不及炒饭吃早餐,也会顺势扒出一个,塞进书包里。

煨红薯常当晚餐点心,初吃数次,香甜饱腹,天天如此,便觉味同嚼蜡。有时,吃了半截,趁黑悄悄走到屋后猪栏,扔给猪吃。母亲听见猪嚼食的响动,过来察看,以为我省下红薯给猪吃,便说:“箇煨红薯沁甜,你舍不得吃,箇灾猪子贪消,吃起还不欢喜倒啦!”

乡里一日两餐,上午十点左右吃早饭,下午四点左右吃晌饭。为着节省白米,多数人家隔天就有一餐红薯饭。红薯多,白米少,淡黄的薯块垒叠,饭粒勉强糊住薯块缝隙,薯香完全掩盖了米香。一口红薯,黏连一点米饭,再夹口咸味的菜,混合嚼磨,半甜不甜,半咸不咸,味道有点怪。

纯米饭喷香,没有菜我能干吃一两碗。吃红薯饭,即便配上大鱼大肉,似乎也找不到吃荤腥的感觉。鼎锅提上锅架,母亲喊我回家吃饭,见是红薯饭,我便噘着嘴皱着眉,一副没胃口的样子,偶尔还生气发牢骚:“喊我吃饭,吗有得饭嘞,尽是红薯!”

我不情愿地揭开鼎锅盖,有意扒开薯块,专挑米饭。每次,父母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,并不责怪,将我挑剩的薯块默默盛进自己的碗里。有时,父母又觉得纵容过度,边吃边翻古教育我:“旧时候,挂起禾镰有饭吃,上滩月份,斋汤都不得到口,有红薯饭吃就是万福啦!”

读高中时,标配的每餐三两米吃不饱,有条件的加一把自带的大米,蒸出的饭高出钵子口沿半寸。没有条件的加个红薯,饭粒抬高齐平钵子口沿,蒸熟的红薯半截斜在饭面上,饭钵子仿佛一个奇石突兀的小盆景。

后来,生产队粮食连年丰收,吃红薯饭渐少。包产到户,家家有余粮,吃红薯饭才淡出历史。

很多年后,红薯作为五谷杂粮,上了店家餐桌。曾有好几位同龄人,信誓旦旦,说自己这一辈子吃够了红薯,见到红薯就反胃,果真不动餐盘里的红薯。

平心而论,我们对吃红薯饭的记忆,一点也不夸张,人们对吃红薯的心理抗拒,未免有些矫情。



谒廖苓顽故居

背倚青山院向阳,梧桐相伴宿鸾凰。
琉璃塘碧文波涌,福全村深智火藏。
卧底图强心似铁,埋名抨弊笔为枪。
龙潭历尽风涛险,位列红岩饮誉长。

访古民居群

恢弘深宅宋时成,望族滋兰远播名。
御匾龙骧承雨露,堂联凤翥励风声。
斜阳醉入千般画,逸客吟来万种情。
常谒斯楼怀壮志,当凭国盛赫家荣。

过幸福茶场

千层翡翠落旻天,养魄涵岚饮乳泉。
玉叶临风滋雅意,月芽啜露悟修缘。
银青金紫何须美,肉食霞衣自可捐。
欲借炉壺峰上煮,云华慢品唤棋仙。

游银杏公园

云淡天高沐煦阳,半山银杏着黄妆。
不随桃艳争春色,只待霜浓润赋章。
似蝶飞来翩眇舞,如环坠去灿然光。
垂髫白叟相偕踱,鸾凤偎依话锦肠。

登鄮峰记

■肖春红

仰慕湖南第一高峰——鄮峰已久,国庆期间,终于成行。位于炎陵县下村乡鄮峰村境内的鄮峰,又名神农峰,相传炎帝神农氏曾在此山采药。

驱车到达终点站——鄮峰村时,已是下午三点多。这是一个群山环抱、小溪穿境而过的普通村庄。微信地图显示,这里在鄮峰脚下,小溪名叫河淡水,为洙水最上游。

我们计划次日清早登山。凌晨四五点钟,被村里公鸡此起彼伏的打鸣叫醒,只得卧听这场难得的“山村音乐会”到天明。吃完早餐,民宿主人将我们送到步行登山路口,海拔显示 1300 米。分手时,主人告诉我们,山下下水走,山上跟布走。意思就是,在山腰之下溯溪而上,水尽之时则跟着驴友系在树上的布条走。拄着竹杖从西南面开始登山,抬眼望去,群峰被云雾掩盖,不见真容。

这是一条修在溪水边的沙石路。清亮的溪水在长满了鸭跖草、醉鱼草和蜡莲绣球的山谷里欢快地跳跃、奔跑,仿佛在打着节拍给我们加油鼓劲:快登!快登!

我们踏着清晨刚刚苏醒的地面,沿着小溪,穿过一个个黄桃园、一排排厚朴树、一片片南竹林,海拔跟着渐渐升高。到 1400 米以上,溪水渐小,再无人烟,进入了鄮峰原始森林,沙石路渐渐被长满牛筋草和狗牙根的泥土路所替代。

登上一个山头,回头一看,鄮峰村已淹没在大山的褶皱和林海的波浪里,听不到鸡鸣犬吠和人声喧哗,但闻溪水潺潺、小鸟啾啾、竹涛阵阵。

江南的秋在山里。进得山来,满目所见,一派典型的深山老林景象。松柏、枫树、香樟、苦槠、冷杉、银杏、乌桕、青冈、白檀等乔木,还有猫儿刺、牡荆、杜鹃、蕨类、蒿草等灌木丛,枝叶交织,遮天盖地。特别是一些高大古老的树木,树枝挂着急长的藤萝,树干长满翠绿的苔藓,树下则铺满厚厚的落叶。各种各样的秋果成熟了,坚果、浆果、刺儿果,红色、蓝色、黑褐色,争奇斗艳,挂满枝头,有的曾经吃过,有的完全叫不出名字。富在深山的鄮峰敞开怀抱、倾其所有,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山势渐渐升高,不知不觉间,一路跟随的溪流声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细如游丝的小水流在草丛和落叶间躲闪着流动,悄无声息。前方是洙水之源!我顿时大喜过望。常言道,登山登顶,溯水溯源。今天,我们既能登鄮峰之顶,又能溯洙水之源,真是天地厚爱、山水慷慨!

一路兴奋地向上升,终于行到水穷处。原来,所谓的洙水之源就是丛林的石头缝里滴下的几滴泉水!站在这个泉眼旁,我不禁感慨万千。这几颗水珠如有生命,绝对想不到,它能同大山里无数颗水珠一道,冲出丛林,汇成小溪,再汇成小河,九曲回环,长途跋涉,最终汇成浩瀚的洙水,成为湖南最大河流湘江的第三大支流,滋养广袤大地和百万人民,最后出洞庭、过长江、抵东海、入汪洋,雄风浩荡,万里远征。它和水井、池塘、沟渠里那些躺平的水相比,历经了多少艰辛坎坷、苦难辉煌,又是何等的意气风发、坚韧卓绝,让人肃然起敬。

告别洙水源,我们按着驴友布条的指引,继续行进在“W”形的山岭林海间,时而拄杖扶石攀援而上,如向山顶叩拜行礼;时而抓藤拽树顺坡而下,如向山谷低头致意。连跨两条湍急清澈的山间小溪后,手机显示,行程过半,另一半山路全



为上坡路。根据驴友所述,途中会遇见一棵“迎客松”。我们边走边搜寻,期待早点一饱眼福。

“迎客松!”突然,一棵在电视画面中无数次出现过的大树远远地矗立在前方!我们的心情一下变得雀跃起来,连忙快步走上前去观赏。

这真是一棵形神兼备如同复制的“迎客松”。树身魁梧,须两人合抱,比真正的黄山迎客松高大数倍,相比它周围的矮小树木,显得玉树临风、鹤立鸡群。它像一位修炼成精的山神,日夜守护在登鄮峰的必经之路上,为登山者助力赋能。好奇心驱使,我用识物软件一扫,原来它不是松树,真名叫“铁杉”。难怪一身铁锈色,满树钢铁枝。

继续向上攀登,进入了一段较为平缓的高山灌木林和高山草甸,所有的植物枝叶上都挂满了露珠,不时可见几头放养的黄牛在慢悠悠地吃着露水草,牙齿切割树叶和草茎,发出清脆而醇厚的声音,如同我们儿时挥镰割稻一样悦耳。我向路边的小黄牛打了声招呼,“嗨!”它看着我,友好地扇了扇耳朵,礼貌地侧过身让出了道路。走过几步,回头一望,它还在看着我,玛瑙般的大眼睛亮晶晶的,煞是可爱。

越往前走,雾气渐浓,露水越重,狭窄的山路渐渐隐没在高山寒竹丛中,膝盖以下全被露水打湿,行走越发困难。转过一个山坡,偶见路边一个个凌乱的土坑,应该是野猪刨竹根吃留下的“杰作”。见此景象,直觉告诉我,山顶近了。

又爬上一个山头,云雾更浓,山路再次变得较为平缓,远处似乎有人声传来。登顶了!定睛一看,云雾缭绕中,一群年轻人站在帐篷外,围着一块高高的石碑欢呼雀跃。我们跟着兴奋起来,快步走向了石碑所在的鄮峰之巅,所有的疲乏被山巅上的清风一扫而空。一看时间,整整爬了三个小时。

走到这座由石头垒成底座的长方形石碑旁,只见碑上刻有“鄮峰”两个红色大字,并标注“海拔 2115.2 米”。

伫立山顶,举目四望,这座雄踞罗霄山脉、湘赣边界的高峰像被云雾托起的一座孤岛,又像瑞气飘飘的一座仙山。我们驻足等候云雾散去,许久不得,它们只是偶尔闪开一扇窗口,如惊鸿一瞥,让我们看几眼周边的群峰,瞬间又关上了。扶碑冥想,大山不易见全貌,恰如真人不露相,可能是自然法则使然。亿万年来,鄮峰隐居于此,如一位公正而权威的世外高人,“安排”着山河大地,指挥着湘江往左边走,赣江往右边走;督促着湘江滋养三湘儿女,赣江润泽赣鄱民众。

正在凝思中,有驴友告诉我们,前方不远处就是罗霄山脉的主峰,位于江西境内的南风面,走过去只要十分钟,不妨一登。云雾迷蒙中,只见右前方耸立着一座高峰,峰顶似有碑,于是欣然前往。走过一条马鞍形山脊线,就到了南风面峰顶,石碑上标注:海拔 2120.4 米。这个高度仅比鄮峰高出 5.2 米,让鄮峰成为罗霄山脉的次主峰,双峰并峙形成连体姊妹峰,遥相呼应,蔚为壮观。

习习南风中,我的思绪飞到了上古时期,身着布衣、背负竹篓的炎帝神农氏,在鄮峰一带采药,在南风面晒药,为黎民百姓治病祛疾。这座雄伟的大山也确实是座天然药材宝库,山上山下长满了黄精、田七、玉竹、杜仲、夏枯草、金线莲、华重楼等名贵中草药。

从南风面重返鄮峰,我们在此原路下山。虽是原路,仍有不同的风景。这时,草木上的朝露早已风干,行进轻便多了。两小时后,下得山来,回望鄮峰,只见峰峦叠嶂、云海茫茫,鄮峰似乎远在天边,不见踪影。

制图:何芬